



宋繫太平御覽



403
108



13
403
108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五

服章部十二

襦

襦

袴

袴褶



新金圖書

此係明
冊八年
月八日
牌山同
所購若
以贈資
田中

說文曰襦短衣也一日羅衣羅温也如案反

釋名曰襦煥也言温煥也單襦如襦而無絮也反閑襦之

之小者也卻向着之領含於項反於背後開其袷

漢書曰班伯爲侍中與王許子弟爲羣在於綺襦紈袴之

閒非其好也

又曰昌邑王被廢太后被珠襦如亭日以珠飾襦爲襦盛服坐

武帝帳中王前聽詔

又曰哀帝以東園祕器珠襦玉押皆豫以賜董賢

東觀漢記曰廉范字叔度爲蜀郡太守舊禁制民夜作范

毀削先令百姓爲便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
作平生無襦今有五袴

又曰來歎詣雒見上上大喜解所被襜褕衣賜歎

又曰第五倫性節儉爲二千石常衣布襦

又曰梁鴻妻孟氏女布襦袴裙鴻曰此真梁鴻妻也

魏志曰管寧常着皂帽布襦隨時單複

晉令曰旄頭羽林着韋罽襦

齊書曰武陵昭王曄過竟陵王子良宅冬月道逢乞人脫
襦與之子良見曄衣單進襦於曄曄曰我與向人亦復何
異

梁書曰顧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
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曰我願解
身上襦與願郎難衣食者竟不敢以遺之

又曰郭祖深清儉常服故布襦

又曰索君正爲豫章內史性不信巫邪有師世榮稱道術
爲一郡巫長君正在郡小疾主簿熊丘問巫師云須疾者
衣爲信命君正以所着襦與之事音取襦云神將送與北
斗君君正使檢諸身於衣裏獲之以爲亂政卽刑於市而
焚神一郡無敢行巫

後魏書曰高祖復至鄴見公卿曰朕昨日入城見車上婦
人冠帽而着小襦襖者尚書何爲不察任城王澄曰着者
猶少帝曰任城意欲全着乎一言可以喪邦其斯之謂可
命史官書之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紫縠襦絳紗繡縠襦

吳越春秋曰勾踐與妻入臣吳夫人衣無緣之裳左開之
襦莖以養馬

又曰吳王闔閭葬女以珠襦之寶

鍾離意別傳曰意為司徒侯霸府議曹祿詔送三百人到河北遇隆冬到弘農意輒使屬縣令出錢與徒作襦袴光武謂侯霸曰君所使吏仁恕用心乎

列仙傳曰細伯子者冬着單衣盛暑襦袴

列異傳曰東海君以織成青襦遺陳節方

述異記曰乾羅者慕容廆之十一世祖也着金銀襦鎧乘

白馬金銀鞍勒自天而墜鮮卑神之推為君長

西京雜記曰趙飛鸞為皇后其弟在昭陽殿上遺織成上

襦

呂氏春秋曰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約民大獄一衣小獄

襦袴鄭國大亂子產殺鄧析而民服

相譚新論曰待詔景子春素善占坐事繫其婦朱君至獄

門通言遺襦袴子春驚曰朱君來言與朱為珠袴而襦中

絕者也我當誅斷也後遂腰斬

世說曰司馬宣王從遼東還有六十假士寒凍于車乞一

襦公乞之酒左右曰官不少襦可賜之公乞之酒曰襦官

中物臣無私施

語林曰謝鎮西着紫羅襦據胡牀彈琵琶作大道曲

夢書曰上襦為大夫婦人夢之得賢夫也

東暫近遊賦曰繫明襦以御冬

古詩曰羅敷好蠶桑採桑城南隅紺綺為下裳紫綺為上

襦

又曰妾有繡腰襦葳蕤金縷光

陸機與長沙夫人書曰士璜亡恨一襦少便以機新襦衣

與之

袴

說文曰袴脛衣也。釋名曰袴跨也。雨股各跨別也。留冀州所名大褌。下至膝者也。留牢也。幕絡在衣表。

方言曰齊魯之間袴謂之褌。或謂之襠。關西謂之袴。大袴謂之倒領。小袴謂之芙蓉衫。楚通語也。

史記曰屠岸賈攻趙務朔等妻晉成公姊有遺腹。公呂匿之。生男屠岸賈索於宮中。夫人置兒袴中。祝曰趙宗若滅。卽號若不滅。卽無聲。乃索兒。竟無聲。○又後魏書云平文皇后王氏年十三。因事入宮。得幸於平文。生昭成。平文崩。昭成在襁褓時。國有內難。將害帝子。后匿帝於袴中。咒曰。若天祚未終者。汝無聲。遂良久不啼。得免於難。○又曰淮陰屠中少年有侮韓信者。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出。

我袴徐廣曰勝服也。袴亦作袴。於是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皆笑。信

以爲怯。

又曰周仁爲人陰重。不泄。嘗衣弊補衣。溺袴張晏曰陰重

故溺。甚爲不潔。清以是得幸。景帝張晏曰陰重

漢書曰昌邑王賀衣短衣大袴。

又曰朱博瑯琊郡功曹官屬多褻衣大褶孟康曰褶音

又曰昭帝上官后霍光外孫光欲后擅寵。有子帝體不安。

左右及醫皆阿意言宜。內宮人使令皆爲窮袴。多其帶。後

宮無進者張晏曰窮袴前後

東觀漢記曰更始所爵多群小。被服威儀不以衣冠。或繡

面衣錦袴。

後漢書曰馬援川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盡散昆弟故舊

身衣羊裘皮袴。

又曰祭遵賞賜與士共之家無私財身衣韋袴

又曰吳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以清白守正稱為郡議曹掾正曰掾吏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曰齊郡遭離盜賊今明府視事五年家給人足良跪曰門下掾佞諂明府勿受其觴盜賊未盡人庶困乏今良曹掾尚無袴望曰議曹情窳自無袴寧足為不家給人足耶太守曰此生言是賜良鰓魚百枚

謝承後漢書曰秦護清廉不受禮賂家貧衣服單露鄉人歌之曰冬無袴有秦護

魏略曰賈逵居貧無袴過其妻兄柳孚家宿其明無何着孚袴去時人謂為通達

又曰許允聞李豐等被收欲往見大將軍已出門迴遑不定中道還取袴豐等已收訖大將軍聞允前遽怪之曰我

自收豐等不知士大夫何為忽忽乎

又曰趙跋避難至北海着布袴絮巾在市中賣餅

宋書曰劉穆之壞布裳為袴往見武帝帝謂曰我始舉大義須一軍中甚急誰堪其選穆之曰無見踰者帝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

梁書曰周劉顯將之尋陽朝賢畢祖道顯懸帛十疋約曰儉衣來者以賞之衆人競改常服不過短長之間顯曰將有甚於此矣既而周弘工綠絲布袴軒昂而至折標取帛又曰元帝愍懷太子既狎羣下好着微服常入朝公服中着碧絲布袴摳衣元帝見之帝大恠遣尚書周弘正責之又曰安成王秀為郢州冬月常作襦以賜凍者又曰王裕之常使二老婦女戴五條辮着青紋羅袴飾以

朱彩

又曰何點永元中崖惠景圍城人開無薪點悉伐園樹以
瞻親黨惠景性好俠義慕交點點不顧之卒是乃逼召點
點裂裙衣為袴往赴其軍終日談說不及軍事其語默之
迹如此

北齊書曰承相司馬任胃主簿李世林都督鄭仲禮房子
遠等潛謀害神武自魏氏舊俗以正月十五日夜為打簇
戲能中者即時賞帛胄令仲禮藏刀於袴中因神武臨觀
謀竊發後敗
韓子曰鄭人卜子使妻為袴曰寫吾故袴妻因鑿新袴為
孔效之

又曰韓昭侯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上不以賜左右而藏
之昭侯曰吾聞明主之愛一嘔一笑有為嘔而嘔有為笑
而笑今袴豈特嘔笑哉嘔笑不妄為袴豈可無功而與之吾必待有功者

故藏之

事貝賞賜門

鹽鐵論曰古者鹿裘皮帽及其後大夫士狐貉庶人則毛
袴

高士論曰孫略冬日見貧士脫袴遺之

列士傳曰孟嘗君食客三千人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
食菜馮援經冬無袴面有飢色

郭子曰孫興公道曹輔佐才云白地明光錦裁為負板袴
非無文綵然酷無裁製

俗說曰謝仁祖年少時喜着刺文袴出郊郭外其叔父誚
責之仁祖於是自改遂為名流

董巴輿服志曰祀宗廟絳袴示志心奉神也
搜神記曰晉中興作袴者直幅為口無殺不大夫裁也王
敦之徵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絳直文羅袴七綵杯文綺袴
鄴中記曰石虎獵着金縷合歡袴
廣州先賢傳曰申朔字元遊蒼梧人爲九真都尉布襦布
袴鄉邑歎慕之

蔡廓彈事曰兼司徒負外散騎常侍謝粲應着絳袴而粲
披袴不以貫足有虧常體

應邵漢官儀曰司空騎吏以下皂袴因秦水行今漢家火
行宜絳袴

又曰虎賁中郎將衣紗縠單衣虎紋錦袴
魏舊事曰楊平善裁袴以官絹百疋作小袴百枚

世說曰武帝嘗降玉武子婢子百餘人皆綾羅袴裙手擎
飲食

袴褶

釋名曰褶襲也覆上之言也

晉書曰楊濟字文通歷位鎮南征北將軍遷太子太傅濟
有才藝嘗從武帝校獵北却下與侍中王濟俱著布袴褶

騎馬執角弓在輦前
晉中興書曰郭文舉上餘杭大辟山令顧颺以文山行與
韋袴褶一具文不納使者置衣室中而去文亦無言袴褶

爛于戶內
趙書曰中書令徐光奏耕服介幘青縑袴褶

宋書曰元凶邵弒逆表淑止之劭因起賜淑等袴褶又就
主衣取錦裁三尺爲一段又中裂之與淑及左右使以縛

袴褶
又曰張暢爲南譙王義宣司空長史南郡太守元凶弒逆

義宣發哀之日即便舉兵暢爲元佐位居僚首哀容俯仰

蔭映當時舉哀改服着黃韋袴褶出射堂簡人音姿容止
莫不矚目見者皆願爲盡命空史南齊太世元凶錄後
蕭子顯齊書曰東昏侯拜愛姬潘氏爲貴妃乘臥輿侯騎
馬爲從着織成袴褶一對天中與之與亦以將
後魏書曰傅靈根及弟靈越南走靈根叔乾愛先在南遣
舡迎之得免靈根差期不得俱渡臨濟人知劉斬殺之乾
愛出郡迎靈越問靈根愆期狀靈越殊不應答乾愛不以
爲惡勅左右取匣中烏皮袴褶令靈越代所常服靈越言
不須乾愛云汝可着體上衣服見桓公耶桓公護之爲刺
史靈越竟不肯着

唐書曰玄宗時御史大夫李適之奏每大禮六品官並服
朱衣自是以下許通着袴褶如有慘故不合着朱衣袴褶
者聽不入自餘應着而不着者請奪俸以懲不恪

西河記曰西河無蠶桑婦女以外國異色錦爲袴褶

魏百官名曰三公朔賜青杯文綺長袖袴褶一方道盛此

北疆記曰盧主南郊著皇斑褶繡袴

江表傳曰呂範願暫領督出釋構著袴褶執鞭詣闕下啓
事

語林曰夏少明在東不知名聞裴逸民知人乃裹糧寄載
入洛從之未至家少許見一人着黃皮袴褶乘馬將獵夏
問曰裴逸民家近遠答曰君何以問夏日聞其名知人故
從會稽來投之裴曰身是逸民君明可更來明往逸民果
知之乃用爲西門候於此遂知名

傅暢自序曰余年五歲散騎常侍魯叔虎與先公甚友善
每來往喜與余戲嘗解余衣褶披其背脫余金環與侍者
謂余恠惜而余笑與之經數日不索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五

東觀漢記曰楊賜拜太常詔賜自所服冠幘綬玉兼革帶也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六

服章部十三

帶

大帶

裳

裙

褌

說文曰帶紳也男子鞶帶婦人絲帶象繫佩之形帶必有中故從巾

釋名曰帶帶也着於身如物帶也

易訟卦曰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禮記玉藻曰革帶博二寸

漢書曰文帝遺匈奴黃金飾具帶一黃金犀毗

又班固與竇將軍牋云復賜固犀毗金頭帶此將軍所帶也

東觀漢記曰楊賜拜太常詔賜自所服冠幘綬玉兼革帶

又曰鄧遵破匈奴上賜金剛鮮畢緝帶一具
典略曰文帝嘗賜劉楨廊落帶其後師死欲取以爲象因
書凋楨云夫物因人而貴故在賤者之所不御至尊之側
楨荅曰荆山之璞耀元后之寶隨侯之珠燭衆女之好南
垠之金登窈窕之首麗廳之尾綴侍臣之幘此皆伏朽壤
之下潛汙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發采疇昔之外楨所
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上可納也

魏略曰疏勒王獻大秦赤石帶一枚

又曰漢陽嘉三年疎勒王獻海西賁石金帶

吳書曰陸遜破曹休於石亭上脫御金校帶以賜遜又親
以帶帶之爲鈎絡帶

吳錄曰鈎絡者鞍飾革帶也世名爲鈎絡帶

齊書曰張融形見短醜精神清徹王勣則見融革帶寬殆

將至髻謂曰革帶太急融曰旣非步吏急帶何爲

後周書曰隨文作相李穆曰周德旣衰愚智共悉天時若
此豈能違天乃遣使謁隨文帝并上十三鑲金帶蓋天子
服也以徵申其意

戰國策曰魯仲連謂田單曰將軍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
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

楚漢春秋曰北郭先生獻帶於淮陰侯曰牛爲人任用力
畫猶不置其革

吳時外國傳曰大秦國人皆着袴褶絡帶

又曰扶南人悉着鈎絡帶
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征舍于珠澤獻白玉食天子賜黃金
之環三五朱帶具飾三十西征至赤烏氏先出自周宗乃
賜赤烏之人具帶五十

鄴中記曰石虎后女騎腰中着金環參鏤帶

述異記曰夏侯祖欣為兗州刺史喪於宮沈僧榮代之祖欣見形詣僧榮沈牀上有一織成寶飾絡帶夏侯曰此帶殊好豈能見之與沈曰甚善夏侯曰卿直許終不見關必以為施可命焚與沉沉對前燒視此帶已在夏腰矣
應璩新詩曰革帶繩為複鳥穿無底

大帶

論語衛靈公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子張書諸紳帶紳大

詩芄蘭曰容兮遂兮垂帶悸兮容儀可觀佩玉遂遂然垂其紳帶悸悸焉有節度
又野有死麕曰無感我悅兮無使兪也吠
又都人士曰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蠶匪

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旒旒揚也

又鳴鳩曰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騏騏文也

弁皮弁也其帶伊絲謂大帶也大帶用素絲以雜色飾焉騏當作琪以玉為之

禮玉藻曰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紳垂則磬折齊裳下緝

又曰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三分帶下

紳居二焉鞞結三齊

又曰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紳帶率下辟居士錦帶

弟子縞帶素帶終辟謂諸侯也辟讀如禪冕之禪謂以縞采飾其側也

裳

釋名曰上衣曰衣下曰裳裳障也以自障也

易坤卦六五曰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又易繫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尚書大傳曰舜曰精華已竭褻裳去之

詩緇衣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

又雞鳴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箋云挈壺氏掌滿刻之節東方未明而為己明也

又葛屨曰摻摻女手可以縫裳摻摻猶也要之褌音之好人服之要褌也

又七月曰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陽明也

又鴻鴈曰乃生男子載衣之裳載弄之璋

禮玉藻曰衣正色裳間色

又曲禮上曰諸母不漱裳

左傳曰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

即之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日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

春秋演孔圖曰駢除名政衣裳坐吾曲牀濫長九州

滅六王至于沙丘亡

後漢書曰祭遵為人廉約夫人裳不如緣

東觀漢記曰鮑宣妻桓氏女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

奇其精苦以女妻之裝送甚盛宣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

美飾而吾貧賤不敢當禮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着短布

之裳

續漢書輿服志曰樊噲常持鐵楯聞項羽有意殺漢王噲

裂裳以裹楯冠之入軍門立漢王旁

管子曰桀之時女樂三千人無不服文繡衣裳者

鄧析子曰責疲者以舉千鈞督跛者以及走兔駢騏驥於

廷求猿猴於檻斯逆理而求之猶倒裳以索領也

晏子春秋曰景公飲酒數十衣縠繡之裳一衣而五采具焉

又曰景公飲酒數日去冠披裳自鼓盆養而已
 淮南子曰楚欲攻宋墨子聞之自魯趨而往十日十夜足
 重繭而不休息裂裳而裹之至于郢見楚王
 風俗通曰禹入裸國欣起而解裳俗說禹治洪水乃播入
 裸國君子入俗不改其恒於是欣然而解裳也原其所以
 當言皆裳裸國今吳卽是也被髮文身裸以為飾蓋正朔
 所不及也猥見大聖之君悅禹文德欣然皆着衣裳矣
 郭子橫洞冥記曰東方朔生三日而母死隣母得而養之
 經歲母忽失朔累月暫歸後復去家萬里見一枯樹脫白
 布裳掛樹裳化為龍
 嵇康集自錄曰孫登字公和於汲郡北山中為土窟夏則
 編草為裳冬則以髮自覆
 崔駰達旨曰有事則褰裳濡足

劉梁七舉曰黼黻之服紗縠之裳繁飾參差微鮮若霜
 古樂府陌上桑曰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細綺為下裳
 紫綺為上襦
 傳玄裳銘曰上衣下裳天地則也服從其宜君子德也
 楚辭曰青雲衣兮白蜺裳
 又曰採薜荔以為裳
 又曰披縹裳之芬芳
 又曰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
 楊雄反騷曰被芙蓉之朱裳
 釋名曰裙下裳也連接裙幅也緝下橫縫緝其下也綠裙
 之施緣也
 又曰裙裏衣也古服裙不居外皆有衣籠之

揚雄方言曰陳魏之間謂裙為帔音披繞衿謂之裙

東觀漢記曰王良為司徒司直妻布裙徒跣曳柴

續漢書曰漢明德太后禿裙不緣

又五行志曰獻帝時女子好為長裙而上甚短

魏略曰燉煌俗婦人作裙攣縮如羊腸用布一疋皇甫隆

為太守禁改之

魏志曰管寧恒着布裙

宋書曰羊欣字敬元年二十時王獻之為吳興太守甚知

愛之欣嘗夏月着新綰裙晝寢獻之入縣見之書裙數幅

而去欣書本工因此彌善

齊書曰魚復侯子響不道帝以兵圍之有司奏絕子響屬

籍賜為蝟氏子響密作啓數紙藏妃王氏裙腰中具白申

明云輕舫還關而不得見此苦之深唯願矜之無使竹帛

書齊有反父之子父有害于之名

後魏書曰河間人齊與太武攻赫連昌帝以微服入其城

齊固諫不許乃與數人從帝入城內既覺諸門悉閉帝及

齊等因入其宮中得婦人裙繫之槩帝乘而上因此得拔

於齊有力焉

北齊書曰世祖為胡皇后造真珠裙積所費不可勝計後

被火燒之

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絳紗複裙絳碧結綾複裙

丹碧紗紋雙裙紫碧紗紋雙裙紫碧紗紋繡纓雙裙紫碧

紗縠雙裙丹碧杯文雙裙

山陵故事曰梓宮有細絳雙裙無罽

晉宋舊事曰崇進皇太后為太皇太后有絳碧綰雙裙絳

縮褥裙細絳紗複裙白縮裙

四王起事日惠帝還洛陽付鹿轎車一乘以單帛裙為幃
河東記日西河無蠶桑婦女着碧纈裙上加細布裳

秦州記日婦人着裙制乃三千餘幅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日孟卓字君偉少脩清苦之志
着單裙十年不換

西京雜記日趙飛鸞為皇后其女弟上織成下裙
列女傳日梁鴻妻孟光布裙荆釵

汝南先賢傳日戴良嫁五女皆布裙無緣裙四等
真人內傳日南極夫人被錦服青羽裙

俗說日車武子婦大妬夜恒出掩襲車車後呼其婦兄顏
熙夜宿共眠取一絳裙掛着屏風上其婦果來拔刀逕上
牀發欲刃牀上人定看乃是其兄於是慙羞而退
繁欽定情詩日何以合懽欣純素三條裙

束皙近遊賦日着紫裙之裨篋
又日帽有四角之隆裙有三條之殺

裨

晉書日王澄之荆州送者傾城澄脫衣着犢鼻裨上樹取

鵲鷲音窠傍若無人

晉記日客詣劉伶值其裸袒因責伶伶笑日吾以天為屋
以屋為裨諸君不當入何怨乎

宋書日桂陽侯義融孫冕字茂德性庸鄙為郢州刺史暑
月露禪上廳事

齊書日鬱林王常裸袒着紅縠裨

梁書日周弘正善玄理為當世所宗藏法師於開善寺講
講說門徒數百弘正年少未知名着紅禪錦紋髻踞關而
聽眾人蔑之弗謹也既而乘間進難舉坐盡傾法師疑非

世人覬知相賞狎引正後爲左民尚書夏月着犢鼻裋衣
朱衣爲有司所奏彈其放達如此
又曰吉士瞻少時嘗於南蠻國中擲搏無裋褻露於儕輩
所侮及平魯休烈軍得緇三萬疋乃作百裋其外並賜軍
士不以入室
又曰謝幾卿性通脫在省署夜着犢鼻裋與門生登閣道
飲酒酣呼爲有司糾奏坐免
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至成都遂相謀還成
都賣酒相如自着犢鼻裋滌器以耻下孫也
世說曰范宣潔行廉約韓伯字康伯爲豫章太守遺百疋
緇不受減五十疋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疋旣終不受
韓後與范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裋耶
范笑而受之

阮籍大人先生傳曰羣蝨之虺禪逃于深縫自以爲吉宅
君子之處城中何異蝨虺禪中乎
竹林七賢論曰諸阮皆儒學富財唯阮咸好酒家貧俗七
月七日曬衣諸阮庭中並列綿錦咸以長竿掛犢鼻布裋
人問之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諸林日相宣武性儉着故禪上馬不調裋敗五形遂露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六
八

上謂之抑角南方江河之間揔謂之鹿梁蓋謂之屨或謂之屨下几反履其通語也徐士邳沂之間今下邳謂之解縹上兩關之東西或謂之縹謂之縹其通語也

史記曰張良嘗遊於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至良所墮其履圯下願謂良曰孺子下取之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進之

又曰東郭先生侍詔公車貧困飢寒衣弊不宐行雪中履屨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

又曰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欲誇楚為瑇瑁簪刀劍之室飾以珠玉而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趙使大慙

又曰淳于髡曰杯盤狼籍履為交錯漢書曰王莽好高冠厚履

又曰鄭宗哀帝擢為尚書僕射數諫爭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魏志曰曹公令曰議者以祠廟當解履吾受賜命帶劍不解履上殿今有事于廟而解履是尊先公而替王命敬父祖而簡君主也吾不敢脫履上殿

蜀志曰先主少孤織履為業曹公罵云賣履舍長又曰劉琰妻胡入賀太后后特留胡經月乃出胡有美色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伍伯搃胡以履搏面胡具以言告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搃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琰竟弃市

晉書曰夜武庫火累代之寶皆焚焉孔子履漢祖斬蛇劍王莽頭並失

又曰苻健時霖雨河水溢浦津監寇登得一履於河長七

尺三寸內指跡長一尺深三寸

續晉漢陽秋曰江州刺史王弘造陶淵明無履弘從人脫履以給之語左右爲彭澤作履左右請履度淵明於衆坐伸脚令度及履至着而不疑

晉惠帝起居注曰帝還洛陽至陵下謁無履取左右履着下拜

趙錄曰佛圖澄卒葬後郭門吏報石季龍云是師攜一履西去季龍發其墓唯見一履與一石

後魏書曰王遵業從容恬素若處丘園嘗着穿履好事者多毀新履以學之

宋書曰益州道士邵碩元徽二年忽告人云吾命終因臥而死後人見碩在荊州上明以一雙故履縛左腳而行甚疾遂不知所之

齊書曰高祖儉素宮人盡令着紫絲履太公金匱履之書曰行必慮正

六韜崇侯虎曰今周伯昌懷仁而善謀冠雖弊禮加於首履雖新法以踐地可及其未成而圖之

又曰昔帝堯王天下黼衣絺履不弊不更爲也

晏子曰公問曰子近市識貴賤乎時公繁刑晏子曰踊貴履賤公愀然遂緩刑

又曰景公爲履黃金之綦飾以銀連以珠頁玉之約其長尺

又曰景公爲履飾以金玉服以聽朝履重僕不能舉之問曰大寒乎晏子曰古之制衣服冬輕而煖夏重而清金玉之履是重而寒也公入徹履

孫卿子曰大布之衣麗紉之履可以養體也

莊子曰儒者冠圓冠者知天時履方屨者知地形

又曰曾子居衛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
韓子曰鄭人有欲買履者先自度足而置其坐往市而忘
操之見履乃曰吾忘度足乃歸取之市罷不得履人曰何
不試以足曰寧信度數無自信也

又曰文王履係解視左右盡賢無可使係者因俛而係之
又曰魯人身善織履其妻善織縞而徙於越或謂之曰子
必窮履飾足也而越人跣縞為冠之也而越人被髮欲不
窮可得乎

賈子曰天子黑方履諸侯素方履大夫素圓履
賈誼書曰昔楚昭王與吳戰楚軍敗昭王走而履決失之
行三十步復旋取左右問曰何惜此一跣履乎王曰楚國
雖貧豈愛一跣履哉惡與借出弗與俱反也自是之後楚

國之俗無相弃者

又曰履雖鮮弗加之於枕冠雖弊弗以苴履

又曰二世胡亥之為公子曰詔置酒享群臣召諸子賜食
先罷胡亥下階羣臣陳履狀善者因行踐敗而去諸侯聞
之者莫不太息及二世即位皆知天下必弃之

淮南子曰禹之趨時冠挂而弗顧履遺而不取
鹽鐵論曰古者庶人龕菲草履今富者韋杏絲履
風俗通論數曰跣者奇也履舄之一也

夢書曰履鞮為子屬體末也若夢得履鞮者必有子息也
履者為男鞮者為女也

西京雜記曰趙飛鸞為皇后其弟上遺同心七寶綦履
又曰度安世年十五為成帝侍郎常着輕絲履
又曰匡衡邑人有說詩者衡從與語質疑邑人推服倒履

而去

拾遺錄曰穆王起春宵之宮西王母來焉納月豹文履

魏武帝遺令曰諸舍中可學作組履賣之

又內式令曰吏民多製文繡之服履絲不得過絳紫金黃
絲織履前於江陵得雜絲履以與家約當着盡此履不
得效作也

晉今日士卒百工履色無過綠青白婢履色無過紅青古
僧古會切賣者皆當着巾帖額題所僧賣者及姓名一足着

黑履一足着白履

東宮舊事曰太子妃有絳地絞履一綱

漢舊儀曰乘輿帶七尺斬蛇劍履虎尾約履

徐乾古履儀曰正會大司馬問劍履上殿義徐言所以遂
見從着履上殿時人見咸譏云古無履但有舄今當着舄

上殿不宜着履案周禮天王赤舄黑舄后素葛履鄭君注
曰複下曰舄單下曰履是則古有履也蔡謨答臺符分別
履舄之名事曰被符小會義注侍臣劍履升殿而摯虞決
疑言劍舄履之名官審謹案今時所謂履者自漢以前皆
名屨屨左傳曰踊貴履賤禮曰戶外有二屨不言二履賈
誼曰冠雖弊不以苴屨亦不言苴屨言履者猶足所履踐
耳詩云糾糾葛屨可以履霜舄者一物之別名履者足踐
之通稱稱先代以來優崇重臣言劍履則包舄也又大臣
昇殿不唯朝會或私覲獨見臨時所着不必是舄故摯言
履以明不跣而已摯虞中朝宿臣多識往行親覩其禮退
而書之卽是晉之典故令決疑言舄者書時事也儀法言
履者舉摯名也尋文摯意所稱雖異其制一也

鄧德明南康記曰昔有盧軌仕州爲治中當元會至曉不

及朝化爲白鶴至閣前迴翔欲下威儀以帚擲之得一雙履躑驚還就列內外左右莫不駭異時步隲爲廣州刺史意甚惡之便以狀聞遂至誅滅

荆州記曰興安水邊平石上有石履

搜神記曰宮亭湖孤石有一估客下都經其下見二女子云可爲妾買兩緡絲履自厚相報估客至都與置之並一箱置履在內留廟中去兼一書一刀忘而和留之及下去乘舟忽有鯉魚躍入剖之得刀與書

幽明錄曰晉太寧元年餘杭人姓王失其名往上舍過廟乞福既去亡履已行五六里嬾復更反取一白衣人持履後至云宮使還君化爲鵠飛入田中

列仙傳曰嘯父冀州人在曲周市補履數十年不老人奇之

又曰昭帝旣葬鈞弋夫人空棺無屍但有絲履

列異傳曰胡母班爲太山府君賣書詣河伯貽其青絲履甚精巧也

漢武內傳曰七月七日西王母降履玄瓊鳳文之鳥

列女傳曰翟方進學於京師後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履以給之

皇甫謐高士傳曰陳仲字子終自齊適楚楚王欲以爲相其妻子曰家織履以食淡然而無爲樂在其中矣謝使者秦嘉與婦淑書曰今桂虎龍組緹履一緡

高文惠婦與文惠書曰今聊奉組生履一緡

曹桺賀冬表曰獻白文履七緡鞞百副

崔寔四民月令曰八月制韋履十月作白履

劉楨魯都賦曰織纖絲履粲爛鮮新表以文組綴以朱蠟

曹植洛神賦曰踐遠遊之文履曳霜綃之輕裙
古樂府詩曰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
不正冠

張華輕薄篇曰足下黃金履手中雙其耶

甄述女詩曰足躡承雲履豐趺晴春錦

古詩曰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

傅玄履銘曰戒之哉念履正無履邪正者吉之路邪者凶
之徵

賈誼弔屈原文曰章甫薦履漸不可久嗟若先生獨離此
咎

烏

崔豹古今注曰烏以木置履下乾腊不畏泥濁也
方言曰履中有木者謂之複烏自關而東謂之複履其上

單者謂之宛下單者謂之鞮

詩曰公孫碩膚赤烏几几

又南有嘉魚車攻曰赤芾金烏箋云金烏黃朱色也

周禮天官下曰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為赤烏黑烏赤纒

黃纒青句素屨葛屨鄭玄曰王告服有九烏有三等赤烏

服有烏鄭司農云赤纒黃纒以赤黃之絲為下緣纒音憶

左傳曰楚子次于乾谿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秦所遺羽衣也翠被

以翠羽飾被豹舄以豹皮為履執鞭以出

三禮六服圖曰王后暈衣玄烏榆翟赤烏鞠衣著履鞞衣

皆履之三禮圖曰複下曰烏單下曰履夏葛冬皮也

說苑曰襄成君始封之時衣翠衣帶玉佩玉劔履縞烏

典論曰中常侍張讓于奉為大醫令與人飲酒輒掣引衣

掌發露形體以爲戲樂將罷又亂其鳥履無不顛倒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履文鳳之鳥
列仙傳曰安期先生瑯琊阜鄉人秦始皇請見與語三日
三夜賜金璧千萬出於阜鄉皆置去留書以赤玉鳥一枚
以報
拾遺錄曰秦王子嬰寢於望夷宮夜夢有人長丈餘鬚鬚
絕青納玉鳥而乘丹車告云天下當亂王乃殺趙高所夢
則始皇之靈所着鳥則安期所遺者
列仙傳曰黃帝葬橋山山崩無尸唯劍鳥存
衝波傳曰足履萬錢之鳥漂如日光宛如遊龍
風俗通曰孝文身履革鳥而衣弋綈
又曰俗說明帝時尚書郎鄴令王喬每月朔常詣臺朝帝
惟其來數而無車馬密令太史候望言其臨至時常有雙

鳧從東南飛來因舉羅得一隻鳥使上方識是四年中所
賜尚書履也

杜氏幽求曰褒衣博帶高冠厚鳥佩以珠璣結之纓裝

陳思王七啓曰金華之鳥動趾遺光

鞮

說文曰鞮足衣

釋名曰鞮末在脚也

左傳曰衛侯與諸大夫飲酒褚聲子鞮而登席公怒

帝王世紀曰武王伐紂行至商山鞮係解五人在前莫肯

係皆曰臣所以事君非爲係鞮

漢書曰中山王來朝成帝賜食後飽起下鞮係解成帝以

爲不能而賢定陶王

又曰景帝時王生者善爲黃老言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

張釋之為廷尉王生頷曰吾鞮解為我結鞮釋之跪而結
之人或讓王生獨奈何辱張廷尉如此王生日吾老且賤
自度終亡益於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使廷尉跪
結鞮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

東觀漢記日和帝召諸儒侍中賈逵黃香相難罷朝特頒
賜履鞮

文子曰均為縞也或為冠或為鞮則履之

又日文王伐崇至鳳皇之墟而鞮係解文王自結之太公
問焉文王曰吾聞亡君所與處盡其役寡人雖不肖所與

處皆先君之人也故無令結之

漢舊儀曰凡齋玄
豹鞮耕用青鞮

會稽典錄曰賀劭為人美容止與人交以益敬之在官府
常著鞮希見其足

崔浩女儀曰近古婦以冬至日進履鞮於舅姑

張衡南都賦曰羅鞮躡跡而容與

曹植洛神賦曰凌波微步羅鞮生塵也

皇甫規與馬融書曰謹上鞮一量以通微薄

秦嘉婦與嘉書曰今奉細布鞮二量

高文惠婦與文惠書曰今奉織成鞮一量

曹植賀冬表曰獻鞮七量并為鞮頌曰玉趾既御鞮和蹈

貞行與錄邁動以福并

後漢崔駰作鞮銘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七

禮曰侍坐於長者屨不上堂解屨不敢當階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向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又曰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毋踐屨毋踏席

又曰國家靡敵君子不履絲屨

左傳曰齊侯遊于姑芬遂田于具丘具丘齊地見大豕從者曰

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

於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

又曰楚子使申舟使于齊曰無假道于宋及宋華元曰過

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

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劍及於寢門之外

又曰齊晉戰于鞌郟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

又曰吳伐越越子禦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靈姑浮越

大夫闔廬吳王傷胥指取其履其足大指見斬遂失履姑浮取之

穀梁傳曰公弟叔肸其日弟叔肸賢之也宣公殺赤而非

之宣公殺子赤叔肸非責之織屨而食終不食宣公食

孟子曰許行自楚之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糲屨織席為

食糲音闕猶印椽也織屨欲使堅故叩之賣屨席以供飲食也

屨

釋名曰屨措也為兩足措以踐泥也帛屨以帛作之如屨

者也不曰帛屨而曰帛屨者屨不可以踐泥屨可以踐泥

也故謂之屨

漢書曰表盜使吳吳王使圍守之乃刀決帳直出屨行七

十里

東觀漢記曰范升奏云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戎使者三到乃肯就車脫衣解屨昇于華轂

晉書曰宣王初欲追諸葛於關中多蒺藜乃使軍吏二千人着軟材木屐前行然後卒進爲晉宣帝雜教云當預作大平木屐遂踐時有蒺藜屐行蒺藜悉着屐底
又曰謝安遣弟石及從子玄征苻堅所在克捷安方對客圍碁有驛書到碁畢還內過戶限心喜不覺屐折齒
又曰王述性急當食雞子以箸刺之不得便怒擲於地雞子圓轉不止便下以屐齒踏之不得頃甚掇口中嚼而吐之
又曰祖約好財阮孚好着蠟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籠着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蠟屐因歎曰未知一生當着幾量屐神色閑暢於是勝負始分
又曰石勒擊劉曜使人着鐵屐施釘登城

晉中興徵祥說曰舊爲屐者齒皆達名曰露卵泰元中忽不復徹名陰卵亦服妖也識者以爲卵謀也必有陰謀烈宗末驃騎參軍表悅之始有陰謀之事及隆安遂致大亂宋書曰謝靈運好山水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數十重莫不備盡登躡常着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則去其後齒
又曰虞玩之高帝鎮東府朝廷致敬玩之爲少府猶躡屐造席高帝取屐視之訛黑針筩莫斷以芒接之問曰卿此屐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着已三十年貧士竟不易辨高帝咨嗟因賜以新屐玩之不受問其故荅曰公之賜恩華俱重但著簪弊席復不可遺所以不敢當帝善之
又曰劉凝之有嘗認其着屐笑曰僕着已敗今家中覓新

者償君此人後田中得所失送還不肯復取
齊書曰沈麟士昔嘗行路隣人認其所着屐麟士曰是卿
屐耶卽跌而反隣人得屐送前者還之麟士曰非卿屐耶
笑而受之

蕭子顯齊書曰襄陽有盜發古塚者傳云是楚王冢獲玉
屐玉屏風

梁書曰范廉爲吳興大守廣陵高爽有儉薄才客於廉委
以文記爽嘗有求不遂乃爲屐斷以喻廉曰刺鼻不知嚏
踏面不知暄齧齒作步數持此得勝人譏其不計耻辱以
此取名位

論語隱義注曰孔子至蔡解於客舍人夜有取孔子一隻
屐去盜者置屐於受盜家孔子屐長一尺四寸與凡人屐
異○孔藁子曰孔穿振方屐見平原君

宋元嘉起居注曰劉楨彈廣州刺史韋助賊有白荆屐六
七十量

風俗通曰延嘉中京師長者皆着木屐婦女始嫁作漆畫
屐五色綵爲系後黨事起九族俱繫婦人揜蓋木屐之像
世說曰王子敬兄弟見郗公躡履問訊甚脩外生禮及嘉
賓死着高履儀容輕慢每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郗公慨
然曰若使嘉賓不死鼠輩敢爾
語林曰鄭玄在馬融門下業成辭歸融心忌之鄭玄亦疑
有追乃坐橋下據屐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橋下
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矣晉以免
華陽國志曰何隨家養竹人盜其筍隨行見恐盜者覺挈
屐而歸

皇甫謐高士傳曰表闕字夏甫汝南人也築室於庭首不

着布身無單衣足着木屐

汝南先賢傳曰戴良嫁女布裳木屐

秦記曰苻健皇始四年新平縣有長人見語民張靖曰苻氏應天受命當太平健以爲妖妄下靖獄是月河溢蒲坂津豎寇登於河中得隻屐長七尺二寸稱履五指長尺餘指尺深寸登以獻健因赦靖

劉欣期交州記曰趙姬者九真軍安縣女子乳長數尺不嫁入山聚群盜常着金擗踈屐

庾仲雍荊州記云劉盛公枝江人相司空臨州與上佐游於靈溪盛公詣市還着皂蓋布裙以杖荷屐詣相司空神仙傳曰左慈見孫討逆着鞭馭馬慈着木屐策杖徐步然終不能及乃止

搜神記曰昔作屐婦人圓頭男子方頭蓋作意欲別男女

也太康婦人皆方頭屐與男無別

集異記曰廣平游先期妄見一人着赤袴褶知是其魅乃以刀斫之乃死良久方變是所常着履

異苑曰介子推逃祿隱跡抱樹燒死文公拊木哀嗟伐而製屐每懷割股之功俯視其屐曰悲乎足下是下之稱將起於此

又曰丹陽縣有梅姑廟姑生時有道術能着屐行水上後負道法壻怒殺之投其屐於水上乃隨波流漂至今廟處晦望之日時見水霧中曖然有屐

夢書曰屐屐爲使令卑賤類也夢得屐屐得僮使也王褒僮約曰持斧入山斷輮裁轅若有餘材當作俎几木屐

屐

說文曰屣鞮屬也鞮革履也

史記曰漢孝武帝云使朕誠得如黃帝視奔妻子如脫屣耳

魏志曰王粲字仲宣蔡邕見而奇之賓客盈坐聞王到倒屣迎之

後漢書曰皇甫規有當世重望鄉人有行賄為郡守謁規規卧不起聞王符至遂倒屣而迎

春秋後語曰魏太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朝歌衛州地引車避下謁之田子方不為禮太子擊因問曰富

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則失國大夫而驕則失家富貴者安敢驕人貧賤驕人耳行不合言不從則去之楚越若脫屣然太子不懌而去

淮南子曰堯之有天下也年衰志悶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却行而脫屣

孟子曰舜視弃天下猶弃弊屣也

世說曰何晏為吏部尚書王弼未弱冠往見之晏倒屣迎也

鞮與靴同

釋名曰鞮本胡服也趙武靈王始服之

北齊書曰鄭太妃初與神武避葛榮同走并州負困燃馬屎自作鞮

又曰任王諧為并州刺史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乘馬人換其新靴而去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諧召城外諸媼以靴示之給曰有乘馬人於路被賊劫害遺此靴焉得無親屬乎一媼撫膺哭曰兒昨着此靴靴妻家如其語捕獲一

時稱明察

後魏書曰有人遣趙柔鞞數百枚柔與子善明鬻之於市有人從柔買柔索絹三十疋有商人知其賤與柔三十疋善明欲取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也遂與之

唐書曰建中初贈司徒沉易良之妻崔氏卽太后之季父母也上見之方屣而鞞

鄴中記曰石虎皇后出女騎千人皆著五綵織成靴

列仙傳曰仙人文賓太丘人也賣靴爲業

魏武與楊彪書曰今足下織成靴一量

慕容晃與顧和書曰今致繡靴一量

傅咸表曰涼州民先辨靴從軍之物然後作衣

屨音脚

說文曰屨屨也

釋名曰屨草屨也出行着之屨輕便因以爲名也

春秋後語曰趙相虞卿躡屨擔簦來說孝成王一說賜白

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爲上卿故號虞卿

謝承後漢書曰江夏劉勤字伯家貧作屨供食常作一量

屨斷勤置不賣出行妻賣以糶米勤歸炊熟恠問何所得

米妻以實告勤責曰妻賣毀物欺取其直也因弃不食仕

至司徒

宋書曰劉敬宣嘗夜與僚佐宴空中有投一隻芒屨於坐

墜敬宣食盤上長三尺寸已經人着耳鼻間並欲壞頃之

敬宣參軍司馬道賜反敬宣爲其所害

又曰張暢在彭城爲魏太武所圍太武遣李孝伯至城欲

與暢語李伯曰君南土膏粱何爲着屨君而着此使將士

太平御覽

卷之四十九

七

雜錄

云何暢曰膏梁之言武誠爲愧但以不武受命統軍戎陣
之間不容緩服
齊書曰沈瑀爲餘姚令瑀初至富吏皆鮮衣美服自彰別
瑀怒曰汝等下縣吏何得自擬貴人悉使著芒屨瓮布侍
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榜捶
又曰褚彥回幼有清譽宋元嘉末魏軍逼瓜步百姓咸負
擔而立時父湛之爲丹陽尹使其子弟並着芒屨於齋前
習行或譏之湛之曰安不忘危彥回時年十餘甚有慙色
梁書曰侯景卽位童謠曰脫青袍着芒屨荊州天子定應
着
又曰何點方尚書乘柴車躡草屨恣心所適致醉而歸
陳書曰沈眾武帝時兼吏部尚書監起太極殿恒臥布袍
芒屨以麻繩爲帶朝士咸共誚其所爲

唐書曰孟元陽起於陣許軍中理戎整肅曲環主屯作西
華元陽芒屨立稻田中須役者退而方去
風土記曰美朱爽之輕履蔑龍舄之文章爽藤也赤色緣
木而長大如箭竿越人以爲屨經以青芒行山草便於用
靴故越人重之
搜神記曰元康之末至太安之間江浦之域有敗屨自聚
於道多或至四五十兩人散去之投林草中明日視之悉
復矣民或云見狸銜而聚之世之所說屨者人之賤服而
當勞辱下民之象也敗者疲弊之像也道者地理四方所
以交通王命所由往來也今敗屨聚於道者象下民疲病
將相聚爲亂絕四方而壅王命
臨海水土記曰屨魚長一尺狀如屨形
俗說曰劉真長少時居丹徒家至貧劇方回數出南射堂

射劉往市賣屨路經射堂邊過人無不看射劉過初不迴顧方回異之遣問信答云老母朝來未得食至市貨屨不得展詣後過劇呼之使來與共語覺其佳

笑林曰南方人至京師者人戒之曰汝得物唯食慎勿問其名也後詣主人入門內見馬矢便食惡臭乃步進見敗屨奔於路因復嚼殊不可咽顧伴曰且止人言不可皆信後詣貴官爲設饌因相視曰故是首物且當勿食

屨音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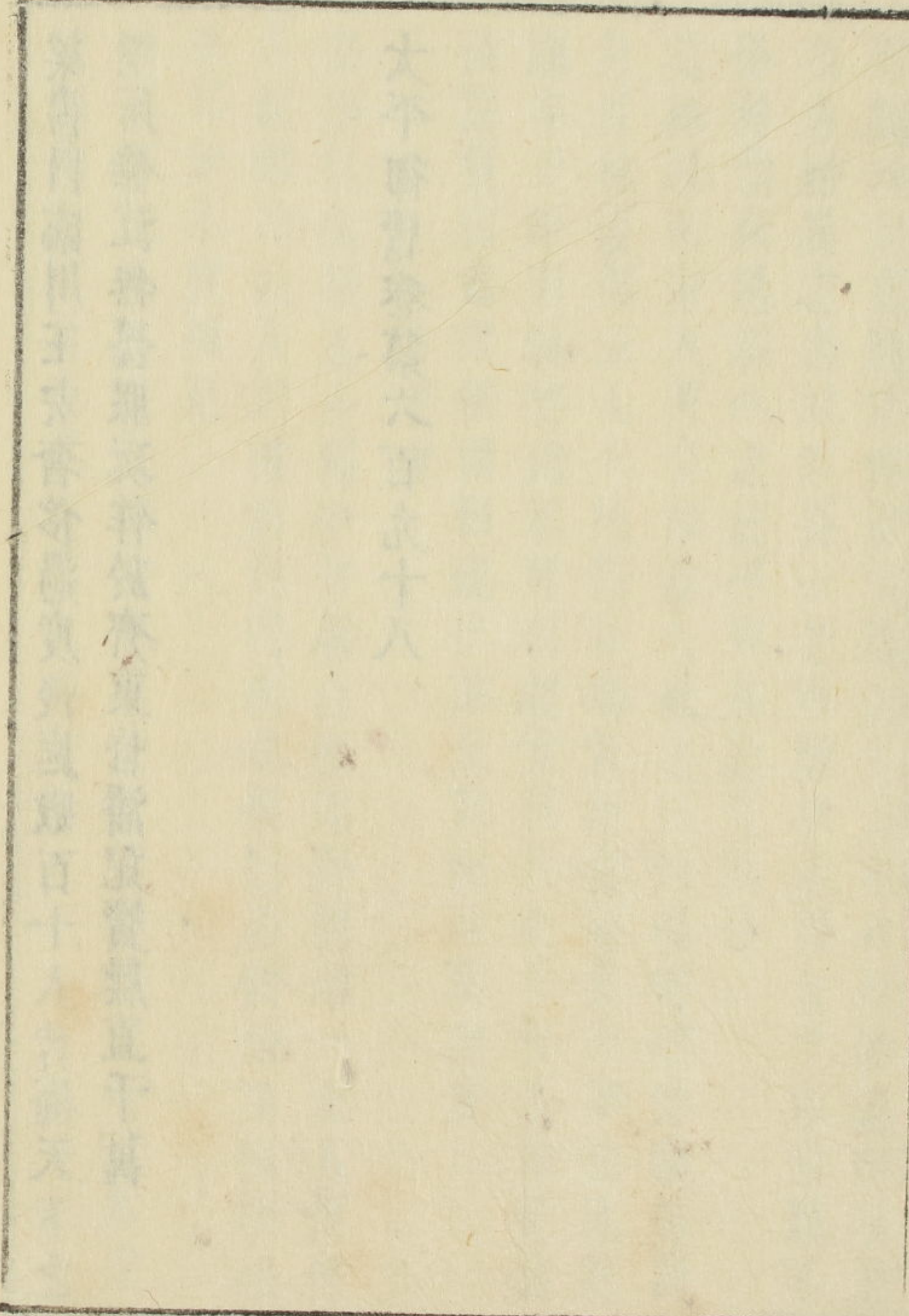
宋書曰表祭爲丹陽尹步屨白陽郊野間遇一士人便呼與飲明日此人謂被知到門求進祭曰昨飲酒無偶聊相要耳竟不與相見

齊書曰江泌字士倩濟陽人也少貧好學晝則斫屨爲業夜則讀書隨月光光斜則握卷升屋

梁書曰臨川王宏奢侈過度後庭數百十人皆極天下之選所倖江無畏服玩侔於齊東昏潘妃寶屨直千萬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九

服用部一

帳

幔

幌

幃

牀幃

青盧

帳

釋名曰帳張也張施於牀上也小帳曰斗形如覆斗也爾雅曰幃謂之帳

史記曰丞相公孫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波黯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漢書曰東方朔曰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甲

帳名墳曰造甲乙燔之於四達之衢

東觀漢記曰馮魴永平中上行幸諸國勅魴車駕發後將緹騎宿玄武門複道上詔南宮複道多惡風寒老人店之

太平御覽

卷第六百九十九

一

新章

且病靡音肥苦內者多收惟帳東西竟塞諸窾望令緻密

漢官儀曰祭天有紺幄帳

魏略曰大秦國金織成五色帳又以明月夜光珠為帳

又吳時外國傳云斯條國王作白珠交結帳

魏志曰呂布將辭表紹還洛紹欲殺之明日當發紹遣甲

兵三十人辭以送布布使止於帳側偽使人於帳中鼓箏

紹兵卧布無何出去而兵不覺夜半兵起亂斫布床被謂

為已死明且紹訊問知布尚在事見樂部

又曰太祖幃壞即補納

又曰典韋拜都尉太祖引置左右將親兵數百人常繞帳

晝立待終日夜宿帳左右

又曰曹爽從帝朝高平陵司馬宣王語弟孚曰陛下在外

不可露宿促送帳幔詣行在所也

吳志曰蔣欽字公希拜左護軍權嘗入其內母疏帳縹被

權歎其貴而守約勅御府為母作錦被改易帷帳

晉令曰錦帳為禁物

晉後略曰張方兵入洛御寶織成流蘇武帳皆割分為馬

鞮矣

晉令曰元帝時有奏太極殿施絳帳帝詔曰漢文以上書

皂囊為帷冬可青布夏青疏

又曰栢玄小會於西堂殿施絳綾帳鏤黃金龍銜五色羽

葆流蘇羣臣切相詰曰此頗似轎車亦王莽仙蓋之流

沈約宋書曰高祖圍廣固夜忽有烏大如鵝蒼黑色飛入

高祖帳中胡蕃起賀曰蒼黑胡虜之色胡虜歸我大吉之

祥也明且攻城陷之

齊書曰高祖儉素內殿施黃紗帳

又曰吐谷渾王河南其國多善馬有屋宇雜以百子帳卽穹廬也
隋書曰煬帝北巡欲誇戎狄令宇文愷爲大帳其下坐數千人帝大悅賜物千段又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者數百人離合爲之下施輪軸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見之莫不驚駭
唐書曰高祖時吳王杜伏威獻竹帳上以勞人不受又曰始畢可汗衙帳無故自破高祖曰此何祥也
內史令蕭瑀進曰昔魏文帝幸許昌城門無故自壞帝惡之而返其年文帝崩始畢帳壞卽其類也高祖然之
抱朴子曰蔡伯喈到江東得論衡中國諸儒覺其談論更遠嫌得異書求其帳中隱處果得之
傅子曰太祖武皇帝魏武愨嫁娶之僭上公主適人不過

皂帳

郭子曰許侍中顧司空俱作王丞相從事常夜在丞相許戲二人歡極亟相便使入已帳中眠顧至曉猶展轉不得熟寐許上床便大斲丞相語諸客曰此中亦是難眠處耳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熟絳綾帳絳綃幄
又曰東齊夏施烏紗單帳四率坊洗馬坊烏練帳
三輔事曰秦時奢侈綈帳綺繡土木朱紫
漢武故事曰上以瑠璃珠玉明月夜光雜錯天下珍寶爲甲帳其次爲乙帳甲乙以居神乙以自居
栢譚新論曰李少君置武帝李夫人神影於帳中令帝觀見之

燕丹太子曰秦始皇置高漸離於帳中擊筑

又時外國傳曰斯調王作白珠交結帳金牀上天竺佛精

舍天竺王見珠圓好意欲留焉臣下諫乃止
拾遺錄曰蜀先主甘后坐於白綰帳中於外望之如月下
聚雪

益部耆舊傳曰翟酺上事云漢文帝連上事書囊以為帳
惡聞紈素之聲

神仙傳曰茅君當受神靈之職眾賓皆至忽然有素縑帳
於屋下敷數重白氈金案玉杯人皆飽醉

又曰茅君仙去民為立廟茅在帳中與人言
鄴中記曰石虎御床辟方三丈冬月施熟錦流蘇斗帳四
角安純金龍頭銜五色流蘇或用青綈光錦或用緋綿登

高文錦或用紫綈大小錦絮以房子錦百二十斤白綿為
裏名為裏複帳帳四角安純金銀鑿金香爐以石墨燒集

和名香帳項上安金蓮花花中懸金薄織成椀囊春秋但

錦帳表以五色縑為夾帳夏用紗羅或綦文丹羅或紫縠

文為單帳

鄧德明南康記曰陽道士葬巖室經數年尸猶儼然葛帳
覆之

幽明錄曰晉朱黃祖奉親至孝母病篤天漢開明有一老
翁將小兒持箱自通即以兩丸藥賜母服之患頓消因停

宿夜中廳事上有五色氣際天琴歌清好祖往視之翁坐
斗帳裏四角及頂上各有一大珠形如鵝子明彩炫耀

馬融別傳曰融為通儒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
者節居宇器服多任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

後列女樂弟子次相傳授鮮有入其室者
風俗通曰靈帝好胡服帳京師皆貴為之後董卓擁胡兵

掠宮掖

語林曰劉植詣石崇如廁見有絳文帳大牀茵褥甚麗不得行乃更如他廁
俗說曰相玄在南州妾當產畏風應須帳相曰不須作帳可以到夫人故帳與之
世說曰郗超爲相溫參軍時謝安王坦之嘗詣溫溫令超帳中卧聽論事風動帳開見超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
又曰卞毓爲丹陽尹羊孚於南州覽還往卞許云卞疾動不堪坐卞便開帳拂褥羊逕上下大床枕入被下乃廻坐傾膝移辰達暮羊去卞執手曰我第一理其卿卿其負我魏武遺令曰吾與妓女皆着銅雀臺上施六尺牀練帳月朝十五輒向帳作樂
古詩曰紅羅複斗帳四角垂香囊

紫子大七折曰錦衾內設羅幃幃帳也
江淹別賦曰春宮悶此青苔色秋帳含茲明月光
孔稚珪北山文曰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
離騷曰翡翠羽帳飾高堂
劉玄休詩曰羅帳延秋月

幔

說文曰幔幕也
釋名曰幔幔相連綴之言也
廣雅曰幔掩也
東觀漢記曰岑彭與吳漢圍隗囂壅谷水以縑幔盛土爲堤灌城
宋書曰晉安王子勛叛逆取所乘車除腳以爲輦其夕有鴉集其幔

梁書曰曹景宗爲揚州刺史性躁動不能沈默出行常欲
褰車帷幔左右輒諫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景宗
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平澤中逐麇數肋射之此樂使人
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
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開置車中如三日新婦此悒悒使人
無氣

又曰柳惔音談甚重婦頗成畏懼性愛音樂女妓精麗略不
敢視僕射張稷與惔狎密而爲惔妻賞敬稷每詣惔必先
相聞夫人惔每欲見妓但因稷請奏其妻隔幔坐妓然後
出惔因得留日

六韜曰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天雨不張幔蓋名曰禮將
不躬禮無以知士卒寒智也

軍令戰時皆取舡上布幔布衣漬水中積聚之賊有炬

火火箭以掩滅之

拾遺錄曰周穆王時鸞章錦幔者摩連國獻焉錦文如鸞
翔

又曰吳主趙夫人巧妙無雙權居昭陽宮倦暑乃褰紫綃
之帷夫人曰此不足貴也權使夫人厝其思焉荅曰妾欲
窮慮盡思能使下綃帷而清風自入視外無有蔽礙列侍
者飄然自涼若馭風而行權稱善夫人乃折髮以神膠續
之神膠出鬱夷國接弓弩之弦百絕百續乃織爲羅縠累
月而成裁之爲幔內外視之飄飄如煙氣輕動而房內自
涼時權尚軍旅常以此幔自隨以爲征幕倚之則廣縱一
丈卷之內文漆枕中謂之絲絕

秦記曰符堅以太常韋逞母宋傅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乃
就家立講堂書生百人隔紗幔而授業焉

陸機別傳曰機夢黑幔繞車手決不開至明見誅

世說曰庾太尉亮有兒年數歲温太宜常隱幔恒也

此兒神色恬然乃徐跪曰君侯何以爲論者乃謂不滅亮

王融詠幔詩曰幸得與珠綴羃歷君之楹日暎不辭卷風

來輒自輕每聚金鑪氣時駐玉琴聲但願置樽酒蘭釭當

夜明

幌說文作幌

說文曰橫帷屏風之屬

晉惠帝起居注曰有雲母幌

鄴中記曰石虎太武殿西有崑華殿閣上轍開大窻皆絳

紗幌

華延雋洛陽記曰洛陽城十八觀皆籠雲母幌

幌

說文曰幬單帳也

謝承後漢書曰黃昌夏多蚊貧無幬備債爲作幬

又曰羊續爲廬江太守卧一幅布幬幬穿敗糊紙補之

淮南子曰楚將子發求伎道之士楚有善爲偷者願以伎

自効子發禮之後齊伐楚偷乃夜解齊將之幬獻之子發

因復還之齊將懼而退

楚辭曰翡翠幬高堂紗版玄玉梁

又曰翡翠珠被被衾爛齊光弱阿拂壁羅幬張

馬融廣成頌曰張雲帆施蛻幬

曹植九詠曰薰帳兮荃牀

牀幬

通俗文曰障牀曰幬

釋名曰牀前帷曰幬幬垂也

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九

七 揚州府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綠石綺綉裏牀幃二

青廬

世說曰魏武帝少時常與表紹好為遊俠觀人新婚因潛入主人園中夜叫呼云偷青廬中人皆出觀帝乃抽刀劫新婦與紹還出失道棘林中紹不能動帝復大叫偷人今在此紹惶迫自擲出遂俱免

唐書曰建中中議公主出降之儀曰近代設氍毹擇地而置此乃北胡穹廬之制不可以為佳宜於堂室中置帳以紫綾縵為之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

服用部二

簾

帷

幄

幕

帟

簾

釋名曰簾廉也目障蔽為廉耻也

聲類曰簾戶蔽也

通俗文曰戶幃曰簾

揚雄方言曰宋魏陣楚謂之曲或謂之麴自關以西謂之

箔南楚謂之蓬薄

漢書曰周勃以織薄曲為業

蘇林曰薄一名曲也

又曰嚴君平筮卜成都市日得百錢則閉肆下簾而授老

子

梁書曰夏侯亶性節儉不事華侈晚頗好音樂有妓妾十

數人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時謂簾曰夏侯妓衣
齊書曰沈麟士字雲禎有高尚之心居貧織簾讀書號為
織簾先生

又曰柳世隆善卜別龜甲價至萬永明初世隆曰永明九
年我亡後三年丘山崩齊亦於此季矣屏人命典籤李黨
取筆及高齒履題簾箔旌曰永明十一年因流涕謂黨曰
汝當見吾不見也

唐書曰張嘉貞蒲州猗氏人也弱冠應五經舉拜平鄉尉
坐事免歸待御史張循憲為河東採訪使薦嘉貞材堪憲
官請以已之官秩授之則天召見垂簾與之言嘉貞奏曰
以臣草萊而得人謁九重是千載一遇也咫尺之間如隔
雲霧竟不覩日月恐君臣之道有所未盡則天遽令卷簾
與語大悅擢拜監察御史

又曰王鐸為淮南作法軍中無一弃物至故簾亦令收之

他日付舡坊以為簦下作含切他皆如此

莊子曰河上有家貧窮緯蕭以為業司馬彪注曰蕭蒿也
織緯蒿為薄簾也

又曰張毅者高門懸薄無不奏也

漢武故事曰甲帳居神以白珠為簾箔玳瑁押之象牙為
蔑

洞冥記曰漢武元鼎元年甘泉宮起招仙靈閣編翠羽麟
毫以為簾

西京雜記曰漢諸陵寢皆以竹為簾簾皆為水文及鳳龍
像

又曰昭陽殿織珠為簾風至聲如珩珮

拾遺記曰石虎於大武殿前起樓高十丈結珠為簾垂五
色玉珮風至鏗鏘和鳴

晉東宮故事曰簾箔皆以青布緣純

三秦記曰明光宮在漸臺西以金玉珠璣為簾箔段龜龍涼州記曰呂纂時胡人發張駿塚得白珠薄簾

汝南先賢傳曰范滂被收曰願得一幡一薄埋於首陽山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

謝綽拾遺曰戴明寶歷朝寵倖家累千金大兒嬌淫為五色珠廉明寶不能禁之

崔寔政論曰珠璣玩飾匿若懷袖文繡蔽於帷簾

夢書曰夢簾屏風蔽匿一身也

唐國史補曰尚書李廙有清德其妻劉晏妹也晏嘗造廙見其門簾甚弊乃暗度廣狹以龕竹織成不加緣飾將以贈廙三攜至門不敢發言而去

帷

說文曰在旁曰帷

釋名曰帷圍也以自障圍也

禮記曲禮曰帷簿之外不趨

又曰弊帷不棄為埋馬也

又曰路馬死埋之以帷

周禮春官下曰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帷宮設旌門謂王行畫

止有所展肆若食息張帳為宮樹旌表門

左傳曰齊歸公孫敖之喪為孟氏且國故也為惠叔毀請且國之公族

故聽其歸葬視共仲制如慶父聲已不視帷堂而哭惠叔殯而書之皆以罪降聲已

母怨敖從莒女故帷堂

又曰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

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子言於朝曰

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遂逐東門氏東門氏居

子家還及筮子家歸父壇帷復命於介除地為壇而使副反命於君

又曰閻丘嬰以帷縛音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子

莊公倍鮮虞推而下之下嬰妻也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

不能死而知匿其昵匿親也其誰納之

又曰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

焉

禮記曰士喪君使人吊撤帷主人迎吊于寢門外

史記曰孔子見衛夫人夫人在絺幘中而拜

又曰蘇秦說齊宣王曰臨菑之衆連袵成帷

又曰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子房功也

又曰文帝幃帳不得文繡

又曰董仲舒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以次相授或莫見其

面三年不窺舍園

漢書曰秦起咸陽而至西雍離宮三百帷帳不移而具

又曰成都侯王商弟內大池以行舡立羽蓋張周帷

又曰東方朔上疏云文帝集上書囊為殿帷

後漢書曰更始委於趙萌日夜與婦人飲宴後庭羣臣欲

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得已令侍中坐帷內與語諸將識

非更始聲出皆怨曰成敗未可知遽自縱放若此

華嶠後漢書曰班始尚陰城公主公主順帝之姑貴驕淫

亂與所嬖居帷中而始入使伏牀下

表宏漢記曰獻帝出長安李傕來追董承懼射之以被為

帳帷

又曰賈琮為冀州刺史垂帷而行及至州日刺史當遠視

廣聽反垂帷以自掩蔽乃命褰帷

東觀漢記曰張奐字然明使匈奴中郎將時休屠各及朔

方鳥九並反燒度遼將軍門煙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走
與安坐車帷中與弟子講書自若

魏志曰司馬景王奏太后廢齊王芳曰帝於陵雲臺曲室
中施帷見九親婦女

吳志曰孫峻欲誅諸葛恪置酒伏兵於帷中

晉書曰穆帝立年始二歲皇太后褚氏設白紗帷於太極
前殿抱帝臨軒

晉陽秋曰武帝令曰殿前織成帷不須施也

宋書曰袁粲每經傅昭戶輒歎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
帷其人斯在豈非名賢乎

齊書曰毛蕙素爲少府卿性孝母服除後更修母所任處
幃屏每月朝十五向帷悲泣傍人爲之感傷終身如此

呂氏春秋曰伍子胥將欲見吳王而不得客有言之於王

子光者王子光見而惡其貌客以告子胥曰此易改也願
令王子光居於堂上重帷而見其衣王子光許之子胥說
之半王子光舉帷搏其手而與之坐
淮南子曰先鍼而後縷可以成帷先縷而後鍼不可以成
衣

漢武帝內傳曰七月七日宮掖之內張雲錦之帷然九光
之燈候西王母至也王母以紫錦爲帷

神仙傳曰淮南王見八公至足不及履迎之登思仙之臺
張綺羅之帷

西京雜記曰趙飛鸞爲皇后其弟上遺金錯繡帷

拾遺記曰漢安帝好微行於郊間或露宿起帷宮千閒皆
用錦罽文繡

風俗通曰俗說帷帳車不可作衣令人病癘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青布碧裏梁下幃一紺綃青布

窓戶幃各一

夢書曰夢見帷帳憂陰事

離騷曰紐薜荔而為帷

楚詞曰翡翠幃飾高堂

張衡南都賦曰暮春之禊元巳之辰朱帷連網曜野映雲

左太仲吳都賦曰藹藹翠帷娟娟素女

潘岳寡婦賦曰入空室兮望靈座帷飄飄兮燈熒熒

庚闡揚都賦曰皇帝迺坐路寢御組帷

阮籍詩曰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衿

爾雅曰以覆帷謂之幄

說文曰幄大帳也

三禮圖曰在上曰帟四傍及上曰帷上下四傍悉周曰幄
幄大帷也

書曰成王疾大漸出綴衣於庭

周禮天官曰幕人掌帷幕幄帟

左傳曰楚子伐鄭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幣輔躒致楚師

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

又曰子產子太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于太

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

又曰衛侯為虎幄於籍圃

漢書曰元后未央宮置酒內者令為傅太后張幄座於太

皇后旁王莽案行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得與至

尊並撤去更設座傳太后聞之大怒不肯會

漢舊儀曰祭天紫壇有紺幄帳

西京雜記曰成帝設雲幄雲幕於甘泉紫殿世謂為三雲

拾遺錄曰燕昭三年廣延之國獻善舞者二人王處以丹

縮華幄物理論曰漢末黃門張讓段珪等於靈帝幄後相對泣帝

驚問尚復幾時哉於是大收諸黨

劉植魯都賦曰緹幄彌津丹帷覆洲

廣雅曰幕帳也

釋名曰幕絡也在裏之稱也

說文曰帷在上曰幕蒙之覆案食亦曰幕

周禮天官下曰幕人掌帷幕幄幄帟綬之事在旁曰帷在上曰幕

又曰國君過市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

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謂諸侯及夫人世

內子過其都之市者人之所交利而行刑之

儀禮曰國君與卿圖事管人布幕寢門外

左傳曰楚子元伐鄭楚師夜遁謀告曰楚幕有烏乃止謀

也鄭所使間候

何楚也幕帳也

又曰吳季禮來聘過衛夜宿於戚戚子孫聞鍾聲季子曰

異哉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於幕上而又何樂乎文子聞

之終身不聽琴瑟

晉書曰郗超字嘉賓桓公與謝安論大事令超卧帳內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
宋書曰劉穆之孫瑀仕官甚不得意至江陵與顏峻書曰朱循之三世叛兵一旦居荊州青油幕下作謝宣明面唐書曰杜暹爲監察御史往磧西覆屯蕃人賫金以遺暹固辭不受左右言不可逆其情乃受而埋之幕下既去乃移牒令之
黃石公三略曰軍幕未設將不言熱此謂之禮將說苑曰晏子謂景公曰合䟽縷之緯以成幕兵書曰將軍帳幕無故動敵人散走
魚豢略曲曰孔子反衛見夫人在錦帷中孔子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佩之聲璆璆然
王子年拾遺記曰漢成帝好微行於太液池傍起霄游宮

鋪黑緹幕器服皆尚黑色

漢武內傳曰李夫人既死帝思之命工人作夫人形狀置於輕紗幕中宛然如生帝大悅

楚辭曰離榭脩幕侍君之間閒靜

潘安仁籍田賦曰青壇蔚其岳立翠幕黯以雲布

張景洛陽禊賦曰停與蕙渚息駕蘭田朱幔虹掩翠幕蜺連

劉楨詩曰明月照緹幕華燭散炎暉

太平御覽卷一百一十五

釋名曰小幕曰帟張在上奔帟然也

周禮曰幕人掌帷帟鄭司農云帟平帳也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

再重卿大夫不重

又掌次曰師田則設重帟

太平御覽

卷一百一十五

禮曰君於士有賜帑

再重賜夫夫不重

以幣曰攝人幣謂幣帛也八喪王假饗各三重幣帛

幣帛曰心慕曰帑帑亦士流幣帛也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

禮記曰君於士有賜帑再重賜夫夫不重

以幣曰攝人幣謂幣帛也八喪王假饗各三重幣帛

幣帛曰心慕曰帑帑亦士流幣帛也

禮記曰君於士有賜帑再重賜夫夫不重

以幣曰攝人幣謂幣帛也八喪王假饗各三重幣帛

幣帛曰心慕曰帑帑亦士流幣帛也

禮記曰君於士有賜帑再重賜夫夫不重

以幣曰攝人幣謂幣帛也八喪王假饗各三重幣帛

